

家庭·广瑞路

世界

| 吴倩倩 文 |

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,大概是要寻找并且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世界或者说世界观吧。这是主观世界,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目标。我很庆幸,自己在初为人母时,手把手帮儿子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世界。

那是远超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神圣。

2021年,因工作原因,我和儿子相距200公里,一周只能见一次面。两周岁的他,常与动画片和玩具为伴,性格内向不喜言语。

“宝贝,妈妈想你啦,你在干吗呢?”每天晚饭后,我满目期待地给母亲弹去微信视频,想见见一日未见的小家伙。视频的另一边,儿子用他那水灵灵的大眼睛,一脸茫然地盯着屏幕。

当他耳旁传来熟悉的声音,顷刻间,儿子开始嚎啕大哭。眼泪、鼻涕布满他稚嫩的脸颊,他边哭,边舔了舔顺势流入嘴中的鼻涕。他的嘴里喊着“妈妈”,小手在屏幕前不停地抓弄。倏忽间,他又跌跌撞撞地寻向门外,企图找到屏幕中的我,只听见他清脆的脚铃铛声渐渐远去。母亲匆忙放下手机,留给我的,只有屏幕中灯光映射下的灰白天花板。

那一刻,我懊悔之心油然而生,带着满心的不舍与酸楚,我悄悄地挂断视频。

自此以后,我不敢再轻易拨通那个连接我与儿子的号码,我将念想细数进一日日的等待之中。直到周五,那双强有力的小手紧紧揪住我的双臂不肯松开,绵软的小脸贴着肩膀,那一刻,我方才明白,我便是他的全部,他的世界。那时刻儿子渴望拥抱的小眼神,深深地攫住我的心,让人鼻尖泛酸。

但我没有料到,我在儿子的世界里是虚幻和不完整的。一个手机视频里的妈妈,突然而来,突然而去。不能拥抱,更不能感受到来自于母亲的体温。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一年后,我从丽水回到庆元,见到他的那一刻,我爱不释手,宠溺地将他搂在怀里。我暗下决心,要将对他的爱倾注进点滴日常生活之中。

只是儿子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。他看上去对这个世界非常迟疑,无法确信是一个真实的存在。“米奇,你的金口怎么还不开。”每每听到这样的怪气话语,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剑,再次戳入我那本就不安的心。夜里,看着身旁睡梦正酣的儿子,我一遍遍地翻腾着手机,看着关于“语言发育迟缓”的症状,内心五味杂陈、思绪万千,莫名的无助感一阵又一阵地涌上心头。

为了改变儿子的现状,让他尽快建立起真实而完整的世界,我开始寻求各种早托班、亲子体验课,甚至是一对一的语言教学。我祈求用外力的作用达到理想中的改变。但收效甚微。唉,自己终究是不明白孩子残缺的世界该如何弥补。

“最好的教学是生活教学。”在一次交谈中,儿子语言老师的一句话,令我醍醐灌顶。我有意识地开始带着他饭后散步,在你追我赶的欢笑声中,我刻意告诉他这是树叶、花朵、桥……这些在成人眼里不以为意的一切。儿子慢慢开始有感觉了。他将采来的树叶,一片片整齐叠放在他的小推车上,每放一次,他都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,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。灰色的座位垫子被破碎的叶子汁濡绿,我开始期待,他是否正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?

一切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。我带着小家伙去旅行,去感受天地的辽阔,体验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和生活。“孩子那么小,玩了也没印象的,还是大了带去比较好。”总有人苦心劝我不要带着孩子东奔西走,又累又没有意义。可我从未奢求一次旅行能让孩子留下多少记忆,我只想带着他一起看世界,让他相信世界既丰富多彩,又真实可信,足矣。

依稀记得,第一次带着儿子前往内蒙古大草原,我们需要先乘坐6小时的大巴车抵达杭州,再从杭州坐5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呼伦贝尔,中途还需转机。纵然路途遥远,可当我看见儿子肆意地飞奔在无边的草原,迫不及待地钻进那“一见钟情”的套娃酒店,骑着卡丁车快乐地驰骋,一路奔波的疲惫早已随风飘散,他的状态就是我最好的回馈。

前些日子,儿子开始迷恋于乘坐不同的公交车和火车。为了满足孩子探索世界的心,我改变了出门开车的习惯,选择陪他一起乘坐公共交通。

“哇、哇,我坐火车啦。”

“妈妈,火车怎么还没开呢?”

“妈妈,你看那是轨道,现在火车停在轨道上。”

“三、二、一,准备出发。”

他稚气的语言,不时地回荡在车厢内。1小时的车程里,他有使不完的精力,他总在寻找那个最宽敞的厕所,而后又不停地穿梭在火车的车厢和餐厅之间,探寻火车里的一切。火车到站后,他扑闪着大眼睛,依依不舍地对着火车说了句:“火车,再见。”直到坐进出租车,方才沉沉地跌入梦乡。

记不清是哪一天,他将玩具车一个个整齐摆放在茶几上,一脸自豪地告诉我:“妈妈,我坐过火车、飞机、小汽车、公交车。”我不禁愕然,原来那些点滴经历,早已化作生命的养分,融入他小小的身体里。

世界很大,也很接纳我们人类。我很欣慰,在生命成长的路上,儿子终于建立起了真实而完整的世界。它不是手机里突然而来、突然而去的视频,它是爱、温暖、善意和相互成全。

世家·鹿顶山

公交车和《瓦尔登湖》

| 於建东 文 |

我搭上开往市区的公交,要去听贺兰山教授对《瓦尔登湖》的解读。

电动公交车嘶嘶地前行。天气酷热难耐,乘客稀稀落落,各自享受着这个游动空间馈赠的凉快。《瓦尔登湖》这本书对我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,可惜我从来没有读过它。听说《瓦尔登湖》很难读,不耐看,适合听。

公交车不间断地启停和前行,无论坐着站着,人们都是随大流地前仰后合,神情困顿滞讷。这张群体影像,来自于每一位乘客独立的肖像贡献。

车子走道的右手边是一排座位。一个女孩坐于其间,戴个口罩,戴副眼镜,斯斯文文。她随车的俯仰在大多数人看来不足为奇,司空见惯。在这个彼此屏蔽的空间里,你没有必要去理会其他人的举手投足和音容笑貌。哪怕你多余的几眼观瞧,也有可能被贴上不良心理的标签,招来非议和鞭挞的眼光。

可这次却不太一样。我不经意间注意到她的时候,她侧过脸也注意到了我。继而我注意到了她那丝不为人知的痛苦神情。她眉眼紧锁,两手显得十分慌乱,她不时地抬眼镜,捂口罩,试图使自己镇静下来。但是,不规律的公交启停似乎加剧了她的痛苦,口罩掩盖了她面部所有的不适。她开始左右顾盼,焦躁爬上她的周身。她好像也注意到了我,大概已经尝试了很久,她忍不住错乱地向我摇头示意。我猛然意识到,她大概率是晕车了。

这下,轮到我慌乱了。这是求助,我得施助!几秒钟之间,我无计可施,我不可能去帮她兜底将要吐出的秽物,因为我手无寸“物”。我极速环视周围,远处被乘客甲的两脚遮掩的垃圾桶赫然在目。我如获至宝,一个箭步冲过去,要想拿到那个垃圾桶。可恨这个垃圾桶还是个固定的套筒,一下子竟没能拉出内胆。猛一再使力,内胆是出来了,半只桶耳却被打坏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,我快速将垃圾桶放到女孩子脚下,这个时候,她再也无法控制呕吐的冲击,忙乱中也不管眼镜口罩,一并抓下,狂吐不已。吐是吐了,可更狼狈的一幕出现了。女孩子一边吐一边用口罩擦拭,以至于口罩瞬间被糟蹋得污秽无形,异味难当。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,我突然想到早上随手放进包里的一包纸巾。几乎没有任何思考,我取出了纸巾,递给女孩。这下好了,总算妥帖了。经过一番处理,女孩子不失尊严地回到了原先的状态。她的一声“谢谢叔叔”,居然让我有了一种受之有愧的感受。我觉得更应该感谢的是那包被我无意带出的纸巾。

公交没有停下进城步伐。整个过程,仿佛只有我和女孩进行了交流和赛跑,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我不知道我该是骄傲自豪,还是腼腆羞愧。这短短几秒,容不得我去纠结思考,权衡左右。梭罗去了瓦尔登湖,他在独处中审视欲望,过滤欲望,鄙视欲望。他在瓦尔登湖悟得了真言,“那些欲望太多,因此也牵绊太多的人,已经沦为手中工具的工具。”

公交仍在继续它任务式的达成模式。十来个互不相干的皮囊,各自扮演着独特的角色。相对于避暑窝在家里的人们,我的这次出行似乎违背了梭罗的极简主义原则,但是我敢说,我因此体会到了极简主义的功效和能量。1506年,王阳明在龙场悟道。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者误也。”这是著名的“心外无物”论说。它告诉我们,一切真理都由你的心而发,而不用外界来告诉你。这场悟道比梭罗早了300多年,但两者却仿佛有着神来之约。用王阳明的心学来对话梭罗的极简主义,在修为和物质两个层面都可以获得高度契合的认知法轮。

瓦尔登湖是清澈和单一的。我所乘坐的这班公交同样也是清澈和单一的,它就像一座多晶状态的绚丽水晶。每一个乘客都畅游在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里,他们小心翼翼地各自构筑自己的道德堡垒和物质底线。也许梭罗说的是对的,“不管人的两条腿如何努力,也不能让两颗心更加靠近。”这大概就是公交场景下无言的困境。

车终于到站了。不知为什么,驾驶室旁边一位打工模样的中年人,快速跑到我身边,向我打听无锡火车站是不是就在附近。我答复他汽车站和火车站是通连的,走过去就是。他忙不迭地答谢,匆匆跑去。中年人如此舍近求远的问询,让我有些惊奇和不解。而紧随着下车的那个女孩子却是追上了我,又是一连串好几声“谢谢叔叔”,让我心生暖意和饱满。

在无锡书画院,贺兰山教授传达了他对《瓦尔登湖》最终的哲学思考。“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常常被物质和欲望所困扰,而《瓦尔登湖》提醒我们,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来自于内心的宁静和满足。”



月亮代表我的心

插画 戎锋